

羣書治要

十三
十四 闕

和装本

ワ 4

6314

7



門 54
號 6314
卷 7

53

53

島田藏書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
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
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
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
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本書祭
祀作喪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

刑之之
刑作行

同於

和樂也禮以脩外而為異，尊卑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

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即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

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
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
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棄禮
義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
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
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
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
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

遂寢至武帝卽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竇太后
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
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
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
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
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
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

舊無下
沸字補
之

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耶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

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
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營表未作遭
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
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廱明帝卽位躬行其
禮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
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夫人宵天地之貌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懷五常之性

仁義禮智信也聰明精粹精細也粹淳也有生之最靈者也爪

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用作任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用智而不恃力此
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
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
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
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徃之是爲王矣洪範
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
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
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
以明威也聖人旣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

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
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
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
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
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
陳共工主水官秉政作
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
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
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

隆作際

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
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
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春秋之時王道寢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
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
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押脇鑊亨之

押作抽

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
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姦邪並生赭衣塞
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
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
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
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
高后時蕭曹爲相填以無爲是以衣食滋殖刑
罰用希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
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

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
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
息風流篤厚禁罔疎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
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
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
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
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
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

復上有
可字

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
 異章服以為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
 三黥劓二刑左右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
 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
 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
 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
 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
 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
 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
 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
 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
 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
 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
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示也
 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

盛作威

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

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

舜之刑是猶以鞶羈而御駢突

以繩繫馬領曰鞶駢突惡馬也

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奸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

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

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燥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

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
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
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
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
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
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
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
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甚貴傷民

秦上右
曰字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
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文帝卽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
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
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
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
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
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哉？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稟稟危也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稟稟也，稟稟危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貧乞者爲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

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
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
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
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
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
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
之息取一償二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
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
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
之苦而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
吏執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此商人所
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
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
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

兼下有
余字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臯如此富人爵
 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
 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
 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
 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
 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
 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臯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臯不過
 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
 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
 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梁肉為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
 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
 去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

事、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

哀帝卽位、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帝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踈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鈞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貶鈞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

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

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也退又行之于齊至管

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

則蓄買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

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

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之凡輕

重歛散之以時即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

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十二

兩為溢秦以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

文為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為半兩除盜鑄

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

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報論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怵誘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將天子

柏作豸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栢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臯、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四斗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

無下造字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廼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於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
桑弘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
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
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
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末作貫貸及
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
二千而筭一輶車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
輶車使出二筭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

超舊作
越改之

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
官天子廼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
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
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
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
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
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而御
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

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
 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
 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
 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
 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
 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
 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越欲與漢

餘下有
頃字



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
 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
 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共具而望幸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
 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
 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
 開田官斥塞卒塞上候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
 繕道餽糧遠者二千餘里邊兵不足廼發武庫

工官兵器以澹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
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
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
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
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
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

治粟都尉領大農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
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
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
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
雨久之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詔郡國
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
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

儉然後教化可興。廼罷酒醕，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辜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

膠作躁

性踳擾，不能毋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没人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

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

隱微不顯之言

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

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
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
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
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
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
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
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
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
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
最爲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
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
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
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
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無舊作云改之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鈎鈇析亂而已王燾對晉曰並持符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信鬼神親鬼而右之順四時而

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

以上同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

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

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譖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曰必出王谷乎此其所長也及管仲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聖王欲使君臣一體

